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宗子相集卷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陳化龍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_臣吳魯田

欽定四庫全書

宗子相集卷十五

明宗臣撰

書部下

報肖甫

鄉携二三子游足下至驢也足下而去實勞我心春中
王徐各使吳且罷為從事以南長安中遂不能出片語
矣憶足下登武夷羅浮南窺大海弔梁生之廬而綴其
遺文以歸時時快之不意足下乃奉尊君諱返蜀也則

吾數人者釣窮途矣足下讀禮之暇上綜千古采其英
華時復濯錦江之波登巫峽之巔揖杜甫草堂而俯仰
焉則與二三子飲燕市中何殊也王生近遷齊憲視戎
事徐卿留滯江南而明卿雖適乃能日抱白鹿卧獨使
僕偃蹇時氛鬱亡賴行將拂衣長往南游吳楚西窺巴
蜀訪足下之廬為十日之飲足下其飾卮而待焉使者
歸因授一言以報道遠情長臨楮軫結

報子與

別來半載僅得足下二紙每啓函輒淚淫淫下七月間
緘一書數詩松江舊吏往候足下雖在姑孰計亦能西
來相見矣讀足下諸篇悲壯奇爽大快人意每一相思
輒為披弄則亦稍慰于鱗竟得關中掾王生大不愜于
貴臣幾禍已乃差解得戎使去足下雖困刀筆乎孰與
明卿困每一念至則欲裂冠而走我輩數人大不理于
貴臣之口恐足下與僕俱不免作吳生狀也其說頗長
不欲為足下誦之恐足下大恐昨為足下賦金山大自

奇特古劍二華匡廬諸篇僕之為諸君作語至矣非諸君顧不足當僕語也足下登金山月明酒酣取僕語歌之當得山靈夜泣孫張諸賢子敢以庸詞辱此山乎

報元美

足下駐通咫尺耳乃不得單騎往候千里命駕其人如何愧矣愧矣粵掾決意足下乃更他得之黯然心折我輩本不宜復預人間事即于鱗稍伸已不免忘者之口直須散髮漁樵庶人已亡病耳昨得明卿八月二日書

既已抵家一月其新詩慘淡殊可念也足下以詩為司馬公憂恐司馬公見我輩詩生怒是以屢作復輟今方入構即寄足下置之足下在通更得幾書謹遣一介往候不腆之儀幸命膳者收之

報元美

冬間得足下一書知東事甚悉使者竟不至未有以報僕已逐為閩吏矣僕遂不難拂衣第以大江以南天台武夷素厯意想者亦何可不目倘有餐霞茹芝者乎即

脫屣而逝耳昨會太宰公稱足下非謂一豸袍慮也行
間辱尊公賜訊兼惠之夫廩愧負長者幸為我謝焉今
已放舟南下秋中方得渡江足下向負我詩今武夷者
亦何辭也川塗逾遠音告頗艱願為斯道自愛于鱗處
倘有便札其致區區冗極不盡鄙悰東望於邑

報姜使君

往歲幸奉干旄足下觴我西湖之上一日論心便足千
古使僕耳目駭嘆如登崑崙閬風從羣仙遊也含嘆而

北未幾即聞拂衣僕往從無繇日增太息每與縉紳先生談人倫之高致必首足下至於吾黨猶數數焉自王道陵夷士風日隳世之學士大夫命視簪組仇遇泉石一聞足下之風不笑其迂輒議其狂然未嘗不瞿然驚赧然愧也則足下所為拂衣高蹈雖若惘然於天下之蒼生其足以愧夫沉溺于富貴而不知返者功偉矣功偉矣昔潛恥折腰五斗賦歸去來詞萬古嗟誦焉即足下所為文辭詩歌何莫非歸去辭也則潛以來足下一

人而已嘗欲為足下賦繼潛之篇第以身游塵中乃作
塵外語是以展筆心愧握翰屢投又以佳稿三帙金石
罔渝恐托非其人有所遺悞日月云邁遂至於今顧所
耿耿于足下者未嘗一日去念也貴鄉人來輒問起居
咸云足下謝客高卧經歲閉門僕則以為足下將上采
千古旁綜百家玄草時抽丹書日握俯仰宇宙何所不
得哉鄙人慙負足下不能先時掛冠今遂為閩吏矣鄙
人不難長往獨念大江以南名山大川賢人隱士神仙

靈異皆生平神遊未覩者亦欲假此以酬宿抱行當泛
西湖登會稽窺禹穴入天台鴈蕩以及武夷順江而下
則先訪足下之廬因與足下尋匡廬之白鹿撫洞庭之
蒼梧南泛瀟湘西窺巫峽然後傍帝子之高閣訪彭澤
之故墟結廬而隱以畢愚志胡不可也足下其有以許
我乎今當發舟而南因緘數語托萬考功轉訊情長詞
簡不盡區區願言自愛以慰饑渴臨楮無任悵結

報子與

郵使歸几再題尺疏往報重之片詞書來乃責我踈違
豈使者俱化為殷生耶毋怪足下怨苦也僕昨移書武
夷君日遣白雲候我當事者重違其意乃出僕叅議閩
藩明月南呼黃鶴來問恐山中之環珮珊珊矣朝覩朝
牒足下乃又出守汀州豈亦武夷君意哉名山久埋沒
羣公句中萬古精靈待我二子足下八月遲我茗雪之
上登天目泛西湖然後聯舸而進豈不可也李王絕無
消息明卿時有書來乃得高卧白鹿竒矣竒矣僕已勒

馬待發口授數字往報握手有期不盡覲縷

報明卿

所往訊尺書足下已讀之不僕今遂為閩吏矣所不能拂衣者不分足下獨擅匡廬亦欲登武夷之顛庶其有餐霞茹芝者乎則吾將脫屣而從焉為裝將發任司理攜足下書來開函讀知足下果坐五老家日騎白鹿走也既而讀諸篇雄渾悲壯當與廬山爭高已又會宋柱史大稱足下吏隱雅度不為此官所苦足下豈僕所稱

東方先生哉僕已放舟東下秋末渡江若越氛未靖則
當徑赴九江與足下踐烹鹿之約足下須豫作武夷之
歌以待我不然我當驅五老而南令足下落莫無主也
此行得足下高篇復得子與屬友之差足快意舟次數
語托劉武庫轉致握手有期願言自愛

報吳峻伯

自王吳諸子去國耳目久廢得足下再至為我起之握
手以來無間日夕停盃展翰投筆高歌金石琳琅紛然

四座竒句險語驚絕今古萬象爭趨三才失色風雅
以還鮮見其儔矣造物忌盛鄙夫當之故人憐我時時
召我為別偃蹇流落之人無所比數然而神遊八極心
雄千古此足下所知即使重之放逐愈益助我長往耳
將發之夕寸心欲裂展筆數十韻皆從涕淚中來他
人讀之靡不悲絕況我兩人哉花下停觴便成萬里舍
淒東馳滿目搖落回睇金莖白雲障之數日即聞東魯
之命輒為喜慰非一學掾便足為足下重得假此聚首

廣陵天目之間殊一大快耳刻下解纜吏歸授數語往謝足下既出助甫益孤其將謂何祈為斯道自愛臨楮於邑

報張助甫

鄉者從二三子游以為大快矣不謂又得足下山陵數語便足千古握手以來邊霜朔雪青山白雲日日候吾几席一呼不至輒怒目而叱咤之俾之亂趨倒走蓋自風人以來上下數千年所未覩紀者今日之別蓋造化

忘之矣武夷之命下雖不得足下日談之知足下日日
念我也紫霞念切紅塵計踈歸請家君倘遂五岳之志
則武夷天台之上有丹竈在焉朝握黃庭暮餐綠雪足
下能早遂初服則僕將遣白龍而候之浮世紛華已盡
耳目即使白頭于此亦何佳况草木同腐壯士恥之故
人知我當不訝其言之迂也吏歸尺楮往報不盡區區
世路風塵強飯自愛

報白伯倫

潞河授數語使者往報不盡區區解纜而南春水正綠
蒹葭楊柳夾道相迎散髮高歌舉觴自快恨不與故人
同之又念高誼輒又黯然罷歡矣幾兩旬始達清源聞
水甚澀而家君適有書來日夜候僕一面始之留都以
此孤騎先馳小舟賤眷徐往令僕二人馴謹勤篤屢以
刀剪之役勞之蓋如事其主矣尊公佳稿袖之輿中讀
之至徐可得卒業疎淺不能深窺然不敢不效其愚也
魏生善書馴謹事僕一年未嘗聞其一語僕真不能置

之兄既留用幸賜寬惠如何臨發草草布候

報元美

鄙人發京時留一書數詩史鴻臚傳報當不至作殷生
狀也方渡淮島夷環至自戈戟中一覲老母即日夜從
諸父老負矢石坐睥睨而賊從揚寇郵已又寇寶應縱
火燒千萬家風烟亘天連十日不滅孤城咫尺如坐甕
中此其抱怍怍怔怔難制矣賊幸大掠徑東方問枕簟
而健兒乃又持足下手書來啓函大笑樂已又讀放歌

行辟則太華諸山突起几席蛟龍大呼風雨驟至非鄙
人當之幾至顛倒足下別後乃作如此奇怪而感懷諸
篇悲壯慷慨一言一淚使後世讀之其謂此時何也奎
聞北鄙警言甚為尊君作苦此自百年恒跡乃致峻責固
足下遺之矣昨覩突詔令人驚恐誰其召之獨遺主上
之憂孤臣萬淚無地可著閩吏至為言春三月勁夷二
千直抵閩省焚千家滿載而去乾坤生事竟作何狀鄙
人稍稍可舟即渡江一覲家君便東衣南下川塗隔絕

音告漸疎所幸者朝夕子與及武夷諸君不大落莫于
鱗稍足自慰明卿久卧白鹿洞中書來意氣更可憐耳
使者促歸且方寸中俱為羣盜所據不得出片語往報
聊附此申謝放逐之人何可稱賀遠謝故人祇增太息
報子與

政為明卿懣懣間足下二歌忽飛來一字一泪也更復
作鮫人一泪一珠耳宛轉慷慨靡所不極快心哉快心
哉夜鼓動取足下歌朗誦之泣浪浪下已呼酒一斗伸

楮倚和修忽成篇出看楫間星斗來親人也時未盡三鼓故不能如足下政復以氣頡頏耳

報顧一文

垂髫侍誨誼並金石長安繫馬芳草醉人握手胡床舉白引滿便宛然如從公武陵游也自公挈毡而南遂使數月惘惘昨奉手書大用懽慰我公負金馬才暫屈之此且得與羣豪共研大業出而眺中嶽俯大河悲伊洛之長往慨北邙之多故則寄之雄詞以志偉勝斯司馬

之壯遊而古今之極盛也我公何戚焉鄙人縻祿恒抱忤時之慨故人知我何以為教梁明府將南鄙人親詣其家備述我公德業刺刺不休知此公不負斯語矣

又報顧一丈

冬初具寸楮托梁明府報入省遣發而梁之車馬晨馳矣吏復持歸令我悵息浮沉笥篋中竟無便羽顧所為抱悵者若靡蕪被春日日長也我公不棄又以手書辱之而重之以詞啟封涉句感愧彌抱書中意旨勤厚佳

篇詞逸情真統之可為隕涕至於諸篇之雄渾清麗則尤詞壇之上構也我公高才純德人世麟鳳固羣情快覩鄙人何力焉家君稍遷南曹鄙人尚竊微祿鈞辱遠念何可為報第迂俗之狀益多拂衣之念益切恐武陵春色暫為我公作主耳內人全無消息薄命固宜非我公通家至愛何以時塵筆石乎雨田旬間方到把袂悵然念歲月之不留慨容鬢之各變每念我公未嘗不徘徊長想也

報子與

華陽一眺千古失色白雲迷人風雨颯搖山靈見妬遂
令分袂別後即稅駕白鷺洲上兩朔足下既去無可措
語惟明月高雲青楓白鴈勸我開尊耳至米石得懷白
十歌使白起而聽之未必戢心黃鶴也蕪湖遇鳴野山
人山人極道足下其人風采談笑殊可人意酒間立綴
二章贈之此生狂生乃膽落矣道新安登輦嶺萬峰亂
挿大快耳目出嚴陵為嚴陵一賦今且至武夷矣不得

與足下尋九曲而醉焉奈何哉半載江山遂有鴻鵠之志今又逐逐折腰矣當今華陽諸君為我輩何人也明當謁武夷君謀焉輿中草絨餘棕待面

報元美

夏中蓬萊之使既歸則子與召我有華陽之役相與高醉白雲中凡三四日各得詩二十餘章蓋自貞白先生以來稱奇觀矣每一停杯放歌何嘗不念足下及李吳二生也既別子與即展謁家大人於金陵稅駕白鷺洲

者兩朔燕磯牛首雨花諸臺時以斗酒臨之天風北來
念足下方飲馬東海耳九日始得整輿向閩采石懷李
青山憶謝望齊雲登釣臺十月入武夷夢足下握手譔
贈覺而悲之一視吏事使亟亟折腰生平意氣蕭瑟都
盡每不自堪輒欲掛冠去閩去齊幾六七十里亡論握
手即欲一書何可得哉昨有齋周督儲璽書者自稱足
下之使進問亦稍能言之謹附尺楮往訊斷事君來謁
尚憶足下與我談之此即我兩人郵也使去急不得作

于鱗書足下為我致聲何可負我二華不酬也開府公
小札幸托之健兒

報李子藩

暮春握別便迫歲殘日月如馳良可軫慨秋杪渡江訪
華陽登采石望謝朓之青山睇嚴陵之釣臺既而入延
平眺武夷則諸高人之遺跡在焉便欲掃石餐霞闢茅
結宇長住白雲畢此玄業北望同心渺在萬里滿目江
山抵生嘆恨小吏回足下幸然以華牘珍貺辱遺之開

函涉句黯然心折且備聞陳情之舉豈以山公雅度亦
慕中散哉足下跡繫纓冕心在烟霞不特僕知之即天
下之人信之矣茲請未遂豈羅浮武夷之間猶有宿業
未洗也載披名篇章章驚嘆腥膻烏鳶痛哉言乎鴟夷
魯連之懷彼此同之矣感興三章寄心高遠末章古健
詞不渝心歌律諸什則並雲流霞布至所謂冥心卧崑
丘寂照觀無始誠有悚乎其言也所幸者大人見諒苦
不以纓冕束其子有間即欲掛冠近則華陽遠則鴈蕩

雖不能著書立說藏之名山以待後世至於枕席白雲
几杖明月歌淮南之桂叢佩湘江之蘭茝則猶愈於逐
逐折腰向人而不知止者也知足下之蓄此念久矣寥
廓之期幸毋相負

報徐中丞

夏中還廬一意展覲干戈烽燧環起厄之頃之又謁家
大人于金陵江上淹留遂迫南邁登龍之願既孤尺鯉
之書復缺長者其將謂何顧僕之念深矣入閩莽莽幸

令公子日教之且垂念通家意殷殷厚也清才雅度欣然有當於諸大夫之心僕則何為唯不忘明公之盛德而使諸大夫知明公之有子也庶愜鄙心矣謹貢素牘因令公子以聞倉猝未有以效尺寸唯明公為蒼生加愛

報子與

崇安之使歸授之數語昨又小絨置郵牒中也數時折腰意氣都盡方咄咄齋閣中又讀足下語黯然內折昔

我二三兄弟在長安時停盃賦詩何曾有一日別乃今
飄零偃蹇散之四方李吳經歲未通一書王生消息又
半載斷矣即足下與僕又幸從事于茲且不得一圖握
手也何問數子哉情難矣情難矣汀賊起督府且檄僕
統戎而西今又遁僕便返檄足下何時東乎極令人饑
渴別後豈無一語可寄案牘中何可著此等語也幸早
出之毋令兀兀不腆之儀非所以酬足下聊寄耿耿惟
侍史內焉

報子與

累札郵中計次第可通掌記從事來又辱遠書開函涉
句輒欲飛動何時與足下散髮大王之峰濯足九曲之
溪一傾倒也令

闕

高卧邵齋且得郡中佳山水主之名章竒句乃不使
鄙人一聞豈懼我顛倒哉即此後甚迫郵亭風雨胡不
一示令我饑渴至今也折腰之燕月滿庭梧憶我二三
兄弟寸心如割且荆嬪久病室中寥寥俯仰鬱悵輒欲

裂冠耳尊嫂亡恙美人中亦有麟兆者否昨托足下為
我覓一楷史果得精者愛我多矣鄙草統容楷史至書
之

報子與

歲晏迫歸竟阻握手計足下方躍馬臨戎何嘗不西望
塵念也入春得郵緘知寇被創去足下英氣哉護軍來
久辱二札兼以大賚念厚矣念厚矣顧歲時例不敢內
饋極不欲負足下高義又不能不為衆人耳目慮也輒

歸之顧心藏之矣其二臺約議亦當寇起時語今遁矣而督府又方急海鯨何暇西轅哉足下趨郡即手干鋌且國貧苦征調僕時為督府譚之督府為言何不便宜從事此確語也而督府亦時時亟稱足下所論當更為轉語天涯歲時大有江河之感白雲在吳公等又復散處秦齊汀楚之墟也奈何不令兀兀哉巡臺行有延汀之役而僕以職事共西暮春三月定得與足下高醉齋閣中破此積恨耳

報明卿

四月出薊留尺牘荒詞劉武庫郎中計楚騎日南可扣
白鹿也今歲暮矣足下曾無片言隻字訊我豈忘我哉
夏中還廬幾為島奴所苦秋渡江遇子與共醉華陽三
日已又登燕磯眺鳳臺稅駕白鷺之洲呼月采石之巔
西睇楚雲心神飛越十月抵武夷掃石門羅放歌長嘯
青楓萬里白雲滿衣苦憶狂奴寸心如墜耳子與日坐
烽燧中却有佳句元美贈我長語奇麗動人足下久負

武夷詩不報何也吾將遣白龍而問之江上聞足下量
移南康大令人生妬豈白鹿遂作君家物也昨有人言
足下與王督學徧廬山游二美並藻江山生色可使遠
人得聞乎貴鄉姚文學奉其尊人北歸便訊起居更數
日僕與子與有韻使於足下其束筍草而待

報子與

數日兩奉手書懽喜無量兼得大篇二幅讀之見懷二
章竒偉卓絕元美峻伯德甫諸篇更覺無米矣足下方

日手戈戟安得作此奇語昨從摠臺西征羽書稍緩停
輶劍水之上西望汀雲有懷萬結所諭戎事日為摠臺
談之亟稱足下善為理也繕城練兵二者莫先之矣書
史至稍稍熟亦得顧所為勞足下慮至深也持牒者歸
先此附謝鄙言一幅聊答來美

報曹明府

公之南也僕蓋渡江有華陽之役矣及之金陵乃知公
曾以使來取吳書也兩念俱負悵不可言公非百里才

也且星子又百里下其治蹟當炳炳蒼赤矣吳公知公
于僕為先輩行則必異目焉

報明卿

別足下日月頗遠顧時時念之至於登眺江山雲霞莽
互不得足下楚歌放之為念更深矣然足下坐廬山中
即得五老白鹿日相酬酢恐未盡解足下語也則足下
之念如何僕之入閩也日手戈戟從健兒游然坐卧青
山差極快意子與相隔千里雖阻面談郵書甚勤足慰

離索獨足下與李王二子經年不得片言然二三君子
豈容一日忘我哉昨貴鄉姚文學歸附尺牘荒詞往訊
茲遣乃子與及僕顓使也敬問楚客楚妃楚公子起居
亡恙其洞中詩自春以往者悉函授使者歸也即與足
下枕石而醉不殊矣玉華一篇用寄遠臆武夷片碣遲
君久矣

報子與

西抵歸化去汀咫尺耳乃以家念迫歸竟阻握手謂何

哉謂何哉足下解戎衣持柘酒與徐夫人醉齋閣中也
豈復有念鄙人鄙人顧不能忘情足下耳吳生之使先
在順昌遣之歸昨途又值遂留以待勒啓到即可遣矣
簞當片石聊寄遠臆足下倚醉而歌恐白雲莽互驚擾
諸姬也督府公心最汀治口亦時時言之軍書微詰時
僕正議事府中聊亦爾爾非有他念此公豁達持大體
即有急先發後聞可也待命而後從事晏矣聞前盜俱
已歸穴春中謀大舉一空之何如哉

報阮中丞

奔走以來凡所受至眷者心藏之矣日者抱關報急及馳至郵則公已揚舲而去北望流涕余襟浪浪時炎兼急驅恨不得身代之聖明在上當遂表白利害禍福惟所命之臣之誼也公之講此舊矣又何俟乎僕之言僕之必言之者亦憂公之深也餘者僕難言之矣

報子與

塗中累札往報望日抵省卽島寇揮戟四野破福清圍

鎮東大將且南冠北去日從諸大夫抱關思足下碧雲
洞真在天上正仗策臨戎使者持緘書至開讀之泠然
濯我清風哉鎮東之圍益急而福清長樂惠安同安之
間無非賊壘溫州之賊七千餘今且逼福寧矣省中止
廣兵二千驕不可使鄉戍者強則黨賊弱者善奔天下
事不知作何狀耳汀雖有盜當不廢足下嘯歌使歸附
報明卿書致上廬山之使歸未

報子與

前二日平子之使使附訊起居健兒奉軍書至乃知足下之勞於戎事甚矣且足下空國而來使山賊猝起何以應之前督府下檄時急不可以請今稍靖矣當具言汀不可亡兵狀請罷其聽調二千如何昨所擒賊者咸閩卒也乃廣兵二千餘人日食省中驕不可制白日櫻市中婦女稍詰之則抽刀相向乃賊至又不肯發一矢也僕談斯事怒髮上指冠乃今覩閩卒成功首稍稍垂矣而歲費帑金益三萬可恨哉僕意言之督府請罷去

廣兵而歲捐萬金練賴兵二十人戍省其可恃蓋不下
廣兵且延邵之間其悍夫猛士盡可兵也足下其以為
如何

報子與

累奉遠牘知足下之為閩慮至深也前使者以軍書至
僕即進言督府即傳檄汀兵還汀矣督府雖罷遣歸猶
欲立之帥長亡事則農有警即舍耒而刃僕因極言汀
不可一日亡兵兵餉復匱乃云非即欲餉之姑羈之耳

且言二十石善為理也足下其竟如何哉武平報山寇
復起信有之則汀何待焉吾輩既不能長驅中原飲馬
河洛乃使持戈負矢周旋羣醜羞談之矣海寇大都多
華人華人狡善給夷福清之陷也蓋華人先其夷於睥
睨間守陴者覩其夷也遂驚而逸既陷華人乃又先之
給夷以獄此帑藏也夷遂呼其類數千人闢門以入見
其繫繫然繫者以為守帑卒也詰帑金何在不得則縛
而刃之乃華人已羣入藏中負其數萬金走矣夷窮亡

獲遂環山而掠即敗絮腐糈亦喜而內之囊中人言此何窶而貪也不知華人負之矣及其敗也其俘咸夷華無一夫被創者華人亡論負其國乃又負夷今且各持其金驕其妻子沽酒啖肉嬉遊閭巷矣此何稱編氓哉為今之策先策華人夷可不策而定不爾者亂無已時也而策華人即僕亦罔知策所從出足下謂勿詰其漁商者誠是也但今之漁商者有司何能詰之詰亦亂不詰亦亂其意以為漁商者猶勞且費也不漁不商不勞

不費持大刀走數十里便可得黃金數斤狎美婦人數
十揚揚而去我兵畏晚豈不愉快得意哉此華人之心
即蘓張復出不能移易之矣而欲一有司召號之僕固
知其難也假使諸葛司馬諸君復出不知亦作何狀足
下所使代謁督府者僕命之察之羣屬咸無一人至者
惟足下裁之吳生何詩寄我一讀

報太僕黃公

仲夏既望尺牘薄將托宣城麻戶部寄候計咫尺渡江

矣夷亂甚千里塗絕幸天滅之乃我卒得以裂其觴沉
之海中其獻俘者日紛紛也省城闢門僕輩始得去矢
石休衙矣知太夫人諸公子大恐急不得訊茲乃得謀
一介之使少效區區我公南顧之懷得無日殷殷乎請
今釋之矣黃先生之便素緘申候客塗暎甚唯公自愛
不勝大願

報李于鱗

自鄙人去之閩閩去泰萬里亡論尺疏難題即有夢思

亦荒荒汶汶迷不識二華峰嶂也日覩仕牘知有代足
下者乃足下遂謝病去則投牘而起太息彌日僕故有
去志聞足下去即起還內誠婦理裝會島寇急日夜負
戈逐寇不得請然此心已落海岱間矣足下歸携王郎
登日觀坐天門東闕滄渤南眺閩楚悵仙人之後期憐
逐臣之未返則蕭然有風雨之心哉明卿日卧白鹿不
大落寞子與視郡戎馬者半矣鄙人明春幸不罷即亦
上書自罷三四月間定得與足下握手長嘯醉蔡夫人

酒耳曾君以徵兵入齊敬謁足下其歸也請束秦草遺
我向所贈足下二華之篇不可讀則已可讀則足下何
能忘情于武夷哉太夫人公子無恙謹再拜以問

報吳督學峻伯

自與足下握別紫薇而南也日遲足下廣陵消息斷絕
乃遂赴子與華陽之約然未嘗不談足下高雅至惆悵
罷酒也足下停車泰岱覲周孔之故墟采管晏之遺事
且得近携王李遠睇蓬渤壯遊哉鄙人以往歲十月入

閩卽厓山海之役夏中負矢抱關凡兩越月不休衙矣
今且護蒼梧軍三十以歸足下視鄙人何人哉而今乃
若是鄙人卽非忘情人世者顧覩此五斗實不勝其身
稍過計吏之期則題尺䟽上求明主乞湖上扁舟以去
二三子其坐日觀之峰待我相與大醉十日作千百佳
語因之短筇五岳不返矣足下以為斯事何如折腰奉
懷數言聊以代面

報王元美

入閩十朔矣僅得足下一書北風雙泪時時欲盡春中
會子與汀州而明卿亦時以郵書至獨足下與于鱗相
隔萬里言之痛心耳北塞烽高司馬公蓋大勞苦足下
提兵東海千里盜息顧不能亡北顧之憂也于鱗乃遂
掛冠竒士哉竒士哉僕為鄉人彊之南至則日夜悔是
日聞于鱗去輒勃勃誠裝待發會島寇急負矢抱關不
可請今可請又迫計吏矣春罷亦去不罷亦去足下幸
坐日觀諸峰掃片石待我也曾君選兵入齊幸足下曲

賜周旋即部下健兒亦幸分之以解閩急使僕得以從容携二婦出武夷無塗警者非足下明惠哉鄙言一章用寄遠情

報李吏部一元

往歲公上書言事時鄙人方竊伏草莽中也則已知時時嘆息之矣後鄙人為郎居長安而公乃留滯兩越已又聞賦歸去詞焉世路多歧竟不得奉明公顏色而承其緒論固命哉固命哉偃蹇閩南遇曾子愛其奇氣踈

節而深交之其以戎事行也因託鄙言以寄遠意鄙人不諧于世甚矣乃為五斗不即去今且去嵩山之陽能容我小築乎唯公有教言

報子與

歸自建安則有護軍之檄矣足下乃又以使來足下文顧不文乃令不文文哉重幣兼之簞毫又何說焉休沐信宿冒暑而馳宜怨不者實以足下故奪之我二人握手碧雲洞時以為斯地無復會理今三月耳乃又得坐

崑崙片石嘯咏也豈不天作之合哉鄙人督蒼梧軍西
也其人咸虎而戰日夜憂之亡策唯厚勞其酋長酋長
喜遂戢其下不敢掠塗然亦其塗之人徙其鷄犬孺
而內之他所故免足下幸傳檄塗居者毋縱鷄犬不收
毋不能一時去其孺以為護軍使者憂也今將樂矣
再五日入汀足下其勅徐夫人煮天目茗并待我寄明
卿二詩奇哉奇哉每讀足下寄吳生詩且佳且多恨不
得作白鹿逐客也足下上計事歸問之趙伯趙伯云業

已議汀大夫入計矣悔不早言之贛府漳道咸有留詞
便須上書以請不得之此則得之彼僕亦以為免上計
便蕭生幸即命之恐生他端為僕累也咫尺不悉言

報子與

先是二日二健兒歸付之尺牘是時羣酋戢不掠已發
書乃聞其在順昌道中要葉氏姬于輿中而羣辱之已
又掠其髻金以去其姬名家女也媿觸石而斃僕聞之
怒髮上指冠已檄從事廉狀以請其酋長亦恐恐待罪

僕誠不能愛此一官而令匹夫匹婦之仇不報也為此
星馳而西五鼓抵歸化目不交睫者兩夕矣蓋恐塗氓
不即徙其孥孺鷄犬故家至而坐徙之蕭生及從事來
西辱書知足下之遲我深也僕即不念碧雲獨不念足
下哉且羣酋不出瑞金僕之轅未可東也其勞軍諸例
已具公牒中西報十日矣咫尺握手心神飛越

報顏使君

夜月聯舟秋雲登閣寸心獨結片語相雕金石有銷此

誼難泯矣足下奇氣踈節鄙人何幸得以挹其光采而
欣艷之而足下視我又骨肉而加焉則何報哉則何報
哉玉華一別冒暑西馳古驛夜蛩孤笳兼發四顧寂寞
誰與為歡是時足下已捨舟劍江之濱飲馬金陵之渚
矣奈之何其亡妬也今已幸過清流羣酋頗戢再五日
抵汀月朔還轅矣屯署行空可無斗酒待我乎

報子與

屢塵使命裨將來又辱書抱讀臨風碧雲秋色侵人矣

足下須命毛穎先生數百坐石上待我二人題石也羣
首數日頗戢又費郡中牛酒以為父老憂使君有罪哉
漳南君既未到干旌便不勞遠出遲我碧雲可矣

報黃黃門

自足下釋承明之歡而鄙人遂亦南播窮途之嘆彼此
鈞之矣在遠日結于衷乃今咫尺顧未及貢一言往訊
者征軺軋軋餐櫛關山實奪之非敢忘之也足下不加
讓責顧惠我好言重之采綺其感其愧紛然交錯何以

請而解馬足下金馬上彥抑之雲霞無論蒼生不能釋
之即所譔述炳炳千古無疑也鄙人即不肖可使竊聞
萬一乎謹因使者以請

報阮中丞

自公北行泪未嘗一日不垂垂下也道塗遼遠驛使希
濶日遲北音不得時時軫結道經樵川得報乃知聖明
果察公之寃而薄遣之歸矣是夜徙倚嘆慰營營至曙
我公辛苦戎衣日月長矣乃得暫卧東山一蘇息之是

聖主之恩深也謹遣一介恭訊起居

報顏使君

別公一月矣在闈中日會徐使君則未嘗不日口足下
高誼至竟其酒也心搖搖嘗依劍津之上即廣陵明月
反疎之矣此其故何哉督臺還轅而足下尚未議事則
九日烏石之會可破積悃昨出手足耳目俱紛紛矣燈
下扶困具數語惟公諒之

又報顏使君

昨題尺牘往訊待發矣乃公辛惠然遣使辱之瑤札累
函情意深厚俯仰人世交如我輩者誠難哉誠難哉即
出示徐使君未嘗不嘆息彌日也金穀華履愛我愛我
敢不永佩微躬以表長者之賜使旋謹北鄉再拜寓言
奉謝督臺談城事冀公速臨惟公留意焉

報查太常

僕之南也即去我公萬里且暑寒兩易衣矣顧公愛之
著於鄙心猶一日也日對唐公即對我公而公之書來

輒目召而竊觀之未嘗不齒我而骨肉我也則公之於
僕乃亦不一日忘哉僕自入閩日因戎事櫛蓐關山餐
沐風霧蓋未浹旬休衙也以此耳目手足靡不被病髮
亦稍稍短矣偃蹇不自得輒欲裂纓走公何惜片言而
不使麋鹿之性得望豐草而嬉乎昨讀越書知今姪高
列因嘆公家之德澤長也二公子試燕闈當更得意恨
不得燕書讀之徐使君往致區區北望軫結

報汪水部

別而南再授衣矣北睇金莖白雲芒芒念諸故人並馬
鳴珂聯席抽藻何啻壺嶠也萬里之外日睹戎戟櫛沐
闕山兼之風露漸成病子矣子與入燕羣公聚首故人
亦有遐心乎艸艸附訊道遙緒長臨風悵惘

報諸吏部

客冬奉報牘便宛然從公游也顧此萬里之外又黯然
增結矣夔龍並列榮問日新宇內賴之何問僕者入閩
以來櫛沐風露且時時負戟矣天上知己曾有遐心乎

歲事漸搖落附訊起居唯為蒼生加愛

報李明府

臣束髮學語時則嘆公之於家君何驩也雖未得執經
几杖亦辱庭教之矣公雖去敝邑日遠顧其遺教猶炳
炳在目也則臣之幸竊章服非公遺哉人事參差缺然
訊問客秋道左又未獲展覲龍門公不棄乃以遠書厚
貺辱之啓函拜命意沾沾喜也已而把讀廻環撫焉興
念公今白髮僕亦壯夫二十年間宛然陳迹矣因與叔

氏道舊談往俯仰長嘆公起居勝矣即又有諸公子奮翼青雲豈不愉快得意哉僕偃蹇乖時不即引去恥為公談之他日卜築西湖幸有公作主當不大落莫也家祖家叔薄遊名邦朝夕於公者至深矣叔歸附此具謝兼佈積悃會有遠役詞不宣心

報學士李公

徐從事回閩辱札兼之雲綺再拜啓函油然骨肉之念至過敝址而有懷則知公之於僕未嘗一日不置諸念

也感激徘徊潸然隕涕矣自惟幸侍長者之側辱忘年
俯交微言驩語動及心腑獨愧僕踈愚鄙拙雖自諒無
他然有負長者之愛至多也而我公猶委曲成全垂情
僻遠草木尚可德感況愚父子亦嘗聞長者一日之教
乎此僕之所為拊心而增結也頃者上眷日隆異當有
新綸詞林盛美區宇被華何問桑梓哉遠方小吏日就
沉淪唯公餘光拂之甚幸甚幸

報學士董公

夫女之美者衆嫉其蛾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宇而不
及口鼻耳目則眉豈輕於衆體哉蓋衆體皆有用眉安
於其上雖無有為之事而實瞻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
君子者矣世方以僕僕為忠察察為智安重而為國之
望者則以為無用楊君亦有感於是歟讀之為之太息

題王氏述訓後

方希古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為陳相再變而為
逢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為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

哉予過梁宋間觀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為述訓歷記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恥而感慕也哉

明文衡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四十七

明 程敏政 編

題跋

· 題王維畫輞川圖

王叔英

右王維輞川圖僊居盧氏之家藏也間以求題於余余不知畫固不敢妄論然世自有識者亦不假於予言若維之事則有可言者維號文學之士其於出處之節君

臣之義固嘗聞之矣當玄宗之季非可仕之時亦非難
隱之日而維官為給事中又無一言一事裨益當世顧
獨以能詩畫稱則末矣及祿山之亂陷於賊中又不能
死則其罪益大有不容誅矣夫君子之出處內以視其
外之可否外以視其時之治亂而進退行藏之機決焉
如維者其才既如彼其下其時又如彼其汙耕稼漁樵
以自給可耳而乃挾技能之末叨爵位之榮是又不可
徒以昧出處言之矣使其不遭寇亂汙節末彰君子蓋

教之斯稱竒觀矣世路多岐未能卒教關山無極嘆仰
徒勞明公不棄逖儼然辱之以書三嘆高深況之海嶽
日台垣出鎮開府西江風采謨猷沛然雲布大業炳蔚
豈不與日月並垂哉竊在下風何勝鄉慕僕之碌碌偃
蹇無所比數不足為明公言之獨南康司理吳君者僕
之同志交也其人高雅取忌唯明公留意焉

報顏使君

日來雖時奉教談終為俗格所泥者心恨之矣昨意公

必謁院晚出項之門卒報干旄出城矣乃益悵然公急
金陵之約乃棄我哉連苦夜讌令意汶汶不快計公是
時方醉吳酒抱郎夜嬉也使來奉牘知公念我見懷一
章情詞精絕即老杜暮雲春樹之句何加焉行當奉和
以申遠臆吏語因院牒促先公行二日進矣

報顏使君

昨往二緘方以疎訊為懼累奉手牘果言言讓我矣興
少府一牘更急豈遂棄我哉令人手兢兢不能持也兩

歲盜發而他藩悉委之閩即其言行逐吾官耳方當再
拜謝賜公僅當今歲之盜即他藩報軍書不似往急也
公又何勤勤切切乎萬生所闕寂無耗或難僕言之足
下其毋苦責

報子與

鄙人之再西也豈不甚幸哉名山片語便垂千祀至於
深夜握手不忍鄙人之即去而曲計全之其誼骨肉為
淺矣獨畏左右耳目未展兄嫂之恭此我兩人之外內

固無所不至也但以鄙人之來今足下病至覺容而去鄙人有罪哉馬首漸東孤懷欲結回首汀雲無任悵惘

報薛刑部

曩者覲家君金陵之墟則具言足下與游至驩即骨肉無易之也令人仰屋竊嘆政以為高誼如足下者宜何所稱報乃以外吏不敢進謁諸京卿長者即夜移棹去而不得蒲伏門屏一布下棕顧所耿耿深矣入閩日提戈逐賊餐沐萬山中遂欲為一書北訊不得秋會象南

君以華牘辱之握而談如覲足下焉已乃讀足下所賜書言言振我也即至不肖敢不夙夜象南君出其文詞示僕第為一誦輒動色而起既已大奇之時時為人誦說此金馬才也今果上第矣亡論足下之快之即僕之快不減足下也足下懷瑾握瑜摘詞談道為一時表重乃今又得象南君繼起益章顯覲于今世固難哉固難哉象南君當覲足下邛中骨肉榮華樂何可支也謹附小狀申悃唯足下不棄有教言

報子與

已發石牛得手書知足下恙且甚令僕意忡忡而東也
此乃夜坐積困稍卧閣蘇之當可勿藥矣漳南意懃僕
何以當之謝書幸遣護戎速訊前途再為具述足下語
往謝也軍儲所費幸即具牒一投僕可藉手歸省邵延
之間倘得握手甚幸顧恐無此奇也朝斗一章足下和
之

報子與

樵川遣健兒入汀後二日抵順昌聞足下棘闥之檄此
何足云顧沾沾喜者以握手之難也故事聘博士至闕
則守臣護入之既已延平而巡臺復檄往杉關入諸博
士馬蹄不穿難矣如此宦情柰何令鄙人甘之足下建
寧之役不必特馳月晦便謁過朔趨闥至順也前議倘
諧所遣偕使其抵省僕當具楮待之鄙事大勞足下然
非我兄弟一體者安可措片語也李司勳書幸付長汀
君其護吏回仍取報書寄我

報子與

別足下十日方得抵省風雨泥塗備嘗之矣遙想茂陵
肺病未嘗不西望增結也金陵書到始知足下賜訊大人
大人且作且感亡論大人即僕復何當之哉謹西鄉再
拜因使者以謝入棘近矣謹誠小奴理蔬煮醢以待足
下周宋督府迎送二牒幸命一護戎急馳之大人有家
報二函附使者蚤寄幸甚鄙悰前緘已詳唯足下圖之

報子與

二使次第遣歸有報言矣宋督府視事例有賀且上之
吏語鈞以托之長汀黃君蓋足下既東捨斯人不可金
陵使者至未已遣一介遲干旄玉華足下既至則請留
使者一二日待僕與足下面遣之未晏也

報子與

抵省遣健兒西歸寓之訊言已又三健兒至奉手書知
足下時時念我深也碧雲一章稍易數字更稱竒絕周
中丞歸山二章精麗俊偉逸氣翩翩薄雲矣周幸哉周

幸哉知嫂東歸使者取道北鄉鄙心炎炎如火第歸後
日塵棘闌之役奈何哉胡從事受足下重命歸即請之
趙伯伯云督府已有成命難中奪之而楊伯佳大夫也
乃云徐使君既有公牒請以易胡生者易之便與顧使
君又亟言胡從事乃王黃門姻也因起請再三趙伯者
乃拂髯不答趙幸有役棘院楊伯署司僕當極力周旋
之可矣

闕

四懷詩併王生者奇哉奇哉我二人亦胡可少此詩也

嫂歸矣聊為內侍者易數衣而不腆之儀因以獻諸伯翁

報子與

前是二日具訊一役歸矣二役尚留意欲有所遣一役病茲復遣之聞足下二十日同嫂夫人東也則大喜計是時干旄已指九龍矣楊伯顏憲時念足下僕更時時道足下感仰情胡從事不能以一日遣諸懷日言之楊伯楊伯遂具牒巡臺易其人牒今日且下楊伯者佳伯

哉佳伯哉幸報胡從事母悶也更一二日則顓遣一介之使候足下劍津之上矣

報子與

足下之枉辱敝署也即如崑崙之上遇羨門焉駐馬數
庖竟為衙官促去何物浮名乃能籠人如此意茫然甚
也已乃從臺史廟謁遂留齋沐庠中罷祀鷄鳴矣晨起
輶輶入從諸大夫折腰也欲啓鑰展謁足下則足下能
一出乎左國二種偶涉鄙筆幸足下藏之左逸其一錯

麓中當攜足之也

報子與

聞足下北轅十日矣長安車馬雲翔而舉目無一知己者足下得亡短氣乎昔顧華玉以開封謁帝獻吉諸公祖道陳詩而朱升之報績還亦有章園別紀足下何人哉乃不得並二子游也萬里之外令人怏怏耳臺使便附訊願言加飯以慰遠臆

報周憲長

八朔奉陪末議明公折節而心交之持盃灑翰動則顧
我令鄙人顛倒如醉若涉殊庭從安期先生啖棗遊也
豈不甚幸甚幸哉荷亭笑別蓋心旌搖搖與公共翔燕
薊之墟矣從諸公時誦春闈王伯之句未嘗不拊掌大
喙如公在筵也知公已謁帝歸鄞日遲音告乃百粵掌
憲之訊至矣羅浮先生日夜望公至豈知武夷使者乃
大怨別也異日公持大中丞節來督八閩戎事鄙人
蒲伏轅門公毋恐我哉敝司有不腆之將敢附一言以

賀

報尤憲長

別足下久矣每念足下高誼私心如渴也秋中令公子
貽書知足下北謁帝不敢報言冀得迴轅展晤不知足
下乃枕苫而廬也伯翁何故哉驚惻驚惻遵岩東臺二
公狀故聞之足下之言尤詳矣弟何能為不敢辱命草
此先復顙遣奉慰不任區區

報德甫

吏回奉手書知足下念我深也即聞越咫尺未通一訊
何妨長憶哉萬寇環省城焚劫者今六十日矣昨稍殲
之海上餘者尚屯山南轅門羣校專探甲勒馬以待足
下幸足下蚤至以長纓繫而鞭之以謝蒼生豈不可也
明卿亦通問否門隸再迂草此代候客途溽暑願言加
愛

報方武庫

十月之望既已奉訊言北鄉矣則又以為公之念我勤

而僕之報公踈也無乃門者嗔不內乎然僕非敢踈也長安中書蓋自昔難之矣恃公諒我不然者僕何鮮焉公為郎久胡不調以公之不調知僕之折腰無已時焉幸計吏萬一罷去為快即不罷亦上書自罷耳他日五岳志成公其就我百花洲上讀之昨具不腆之儀起居尊公長者夏官大夫之題俟僕登龍而揭焉

報莊吏部

仰山君至再辱賜書環讀累嗟公之念我何深也夢我
諸篇詞翰奇絕蓋雲霞亂墜矣我明稱名吏部則無逾
蘇門西原少海諸君顧其詩可得而言也公謂高詩玄
淡而乏風骨佳談哉佳談哉方公與高游時何不以言
振之今後世有詞也然諸君俱奇蹇淪落不俯諧于世
足稱名流矣公雅意鄙人期之華地甚幸甚幸顧不欲
負諸君豈負公哉仰山君看花長安大君三君飭羽待
奮公之樂甚也尊公名德高齒鄙人宜有言顧願得生

平而綴誦焉公其教之

報白伯倫

去冬辱遠書憶懽別並見情悰把讀迴環不知涕
洟之浪浪余襟也每睇北雲便欲心折征輶軋軋缺
然問訊顧其心何嘗一日不殷殷哉足下影組仙署
弼亮彝典功名盛美貽寵遐僻甚幸甚幸鄙人南徙
日塵山海之役眠餐櫛沐半在風露間矣足下雍容
鷓鴣曾復流念遠人乎閩使奉鄉書入都事在足下

惟含容而速遣之即鄙人之願也。嗚呼！念我厚宜，訢恐以不遍取罪，且為我謝之子與。至當致耿耿耳。外錄二帙裁教。

報子與

自足下出關，日忡忡怵怵，不能一日釋足下意，獨怪之不知足下乃奉尊公諱，痛哭歸越也。書來把讀，一泪盈裾矣。諸大夫靡不喟然興嘆，即臺史且亟亟言斯人去是汀之厄也。尊公何恙，何竟不起？太夫人得亡過痛乎？

是皆助足下悲也第尊公八十餘老矣又得被章服游里中數暮不愈焚麻松丘哉足下可無恨足下杖而讀禮上奉太夫人高年以其餘掇采千古卒成大業是又報尊公地下無已時也僕擬春暮拂衣闕鴈蕩訪天台解笈天目之墟濯手茗雪之上展謁尊公之墓上壽太夫人於堂而因與足下探禹穴歷西湖弔閭闔之舊宮采鍾蠡之遺事斯僕之上願也足下其埽徑而待之頃以職事從臺史行部駐節延平日飲顏公之廬未嘗不

談足下至款飲罷酒也不腆之奠敢聞左右唯足下彊
為太夫人加殮臨楮於邑

報周憲長

別後凡三拜華牘則黯然悵情哉春中事辟如驚飈迅
發而江山草木靡不改色者及其定也則江者自江山
者自山草者自草木者自木飈不得終持之矣公之遭
之亦公之未定之天也及其定也公者自公文章政事
峻節雅度誰得而終拚之也公之擢粵也胥江公命僕

言綉錯而函之自歲暮淹留至今矣蓋以戎故公其諒
焉叔言文思當亦駿發恨道遠不得讀而快之公當何
日出山所馳情於左右者如饑如渴也唯惠然有教言

報顏使君

公去閩三月乃僕之心累期矣蓋骨肉之情然哉公何
日至楚何日發楚何日渡江何日渡淮何日抵燕也風
雨朝夕若僕任之矣門者一書吏者一書咸戈戟中語
今亦不記云何要之皆歷歷寸心也自公去僕不復措

一語公至長安當即拜新命斗酒相藉何地何年哉言
之悲嘆諸所舊從纍纍如雲僕目之未嘗不黯然悵情
也健足入都聊附數語代訊三郎君近有音至否僕念
之絕甚何問公也

闕

春中几辱書委我尊公志豈以僕亦能不辱命哉四月
奉部檄視事臬臺時夷大舉入寇集省城者萬也又劫掠
六十日始去數百里白骨山起林廬一空父老泣曰自

有閩以來無若茲慘者僕守西陴乃賊即日攻西陴
僕遣精銳數十走之奪得巨螺二隻五采爛然可作觥
他日五湖當與足下大醉此君一笑耳足下教言教諸
生古語諸生遇害者五六十人其為虜未歸即歸而折
支敗面者又纍纍也此自僕命哉卧陴上與賊終始昨
方解戎衣休沐正理前草使者復至不敢辱命謹下惟
三日勒成鄙言一采足下實錄唯少年數十金亭長四
十斤鐵椎僕削焉夫尊公儒者也即有之亦少年事不

足重公况直書朱亥郭解語槩公生平也二子自竒顧與公無當政如左馬李杜並佳然不可以左即杜也足下以為如何

報子與

紹生去附志序二首書一首計中元抵越矣顏生來又奉手書沾沾喜顏生不遠千里訪足下足下乃又深愛而極念之也兩難哉顏生才又深沉有度汀館徐圖之不敢負委也家大人書來具言足下馳特使於金陵且

有厚賚焉足下於我父子之間深矣顧安所報顧安所
報唯心藏而口占之無已時也昨謂蕭生遂遣北訊元
美會其病且僕亦日苦憲牘不得一間為書聞元美尚
在青州何也其於去就苦矣更有事越臺附此往訊秋
炎甚想天目亦如之捐痛自愛

報光祿黃公

春中聞勲輔之召竊意師必歸謁封樹用日日北佇也
後會戎事急冉冉至六月而都運公來奉師彭城書乃

知節旄徑自滁陽北也悵深矣書中念不肖絕甚而別
諭懇切尤見師骨肉無已之情環讀之不知泪垂垂下
也今世愛我念我者孰逾師哉使者又辱賜賀感德愈
深謹北鄉稽首附言申謝不肖鄙陋叨此重任悚灼久
之蓋恐無以副師知己之明也唯師益教之有至望焉

報趙太僕

春初附尺疏黃公子具訊未盡區區入夏夷亂急矣遂
久缺音告我公不棄乃惠然以遠書華幣辱之啓函奉

教厚念盈楮抱佩悚灼罔所措之滁陽天下之勝而今
古名賢之所萃止也我公名章麗藻雲霞並流即所列
會編中者鄙人言言窺靡不洒然而快也公謂心力可
到齊驅古人者蓋自謂乎蓋自謂乎江山詞賦並峙千
古鄙人願得請益而卒業焉唯公諒之使者北歸謹裁
具謝臨發數語聊布下悰公毋以詩讀之也秋氣漸高
公其為蒼生加愛北鄉無任馳情

報明卿

曾參戎二月來致足下書知官舍寥寂日惟瞽師語也
蓋黯然矣讀足下詩又沾沾喜昔謂詩必窮而後工有
味哉有味哉三月朔覲計吏牘則足下乃又有謫命矣
是日為足下頓足旁皇泣數行下天乎足下何罪而再
遭之也即欲走一介訊足下武昌會倭遽至而環之蓋
三月道塗始闢遂冉冉至今也顧此心何嘗一日不念
足下足下再謫子與苦居元美近遂家居乃李生又久
耕矣而獨僕折腰五斗不即去豈理哉日夜謀所以去

狀不得則移痾耳陳大叅公入楚附此一訊

報方駕部

往歲九月具尺牘付徐汀州代訊已而聞其奉諱歸吳也訝而恨者久之乃使鄙人別來感佩私悰竟不能一布之左右謂何哉謂何哉嗣是又值夷亂其狀難言之矣而道塗阻絕北使希濶遂不能脩一詞道此恨恨尊公遣使投之三緘啓封而讀言言感言言愧也時事一書尤覘遠略行將為二三大夫誦之我公坐籌九邊邊

馬不敢南牧矧茲醜夷固宜其宏策炳炳也鄙人不學
辱諸公以貴鄉二三子付之鄙人何有哉幸公遠惠至
教敢不夙夜尊公復有厚賚於鄙人鄙人雖不敢拜命
顧心藏之矣郎君雋朗周麟鳳之儔也鄙人何敢以諸
生視之謹附數語奉謝鄉者一書併致以見區區唯公
諒焉

報謝山人

一別八年矣人生幾何堪此睽隔每與二三子持盃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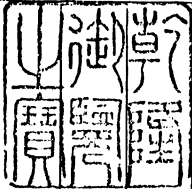
月未嘗不念我公即公高居獨吟當亦不能忘情二三子也于鱗久耕明卿再謫子與元美並奉家諱南歸時已逾數暮矣獨僕以五斗不即去然念念漁樵恨不旦暮往也近家君卜築金陵之墟將遂家焉公能渡江而南而僕因解綬從公闕天台眺鴈蕩下西湖登虎丘西睇匡廬南浮瀟湘以盡平生之所卧游而未覩者何如哉公既老僕之髮亦稍稍短矣嘉時不再唯公圖之槐亭李公與公有傾蓋之雅謹附尺牘代訊懷公之情一

見之詞惟公一一為我酬焉

報子與

隔旬臬吏有事于越附尺牘命之天目訊足下書及家大人訊語啓函讀乃知足下有顓使于金陵而家大人數數感足下高誼無已時也足下念我戎旃戎旃即苦顧不若二三弟兄放逐驚憂種種甚也每一念之不覺泣下莽莽宇宙安所投足哉足下以太夫人故不出僕不敢謂足下語非也家大人以倭故近日買宅鳳臺之

東將定居焉而二嬪諸所從者行將盡歸之則僕之進
止便也柰何以一學掾而負此千古足下以為如何元
美處日夜念之無一介可任黃少府疾足謹遣之代訊
足下足下如以為可任則北之且令歸塗東之齊一訊
李生也昨覩王生病䟽痛心哉痛心哉百凡足下裁之



宗子相集卷十五